

医学科普纪实小说
YIXUE KEPU JISHI XIAOSHUO

祺东的

黄兴家医生

杨秉辉 著



復旦大學出版社



医学科普纪实小说
YIXUE KEPU JISHI XIAOSHUO

祺东的

黄兴家医

杨秉辉 著



復旦大學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棋东的黄兴家医生/杨秉辉著. —上海:复旦大学出版社, 2016. 6
ISBN 978-7-309-12183-4

I. 棋… II. 杨… III. 纪实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047767 号

棋东的黄兴家医生

杨秉辉 著

特约编辑/关春巧

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

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:200433

网址: fupnet@fudanpress.com <http://www.fudanpress.com>

门市零售:86-21-65642857 团体订购:86-21-65118853

外埠邮购:86-21-65109143

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890 × 1240 1/32 印张 9.25 字数 205 千

2016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309-12183-4/I · 985

定价: 32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。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 录

- 一、穷人做个美梦都难 / 1
- 二、天上掉下个老婆来 / 6
- 三、和睦村有了生机 / 13
- 四、“虎烈拉”流行 / 19
- 五、黄施两家亲上加亲 / 22
- 六、龟田诡计收棉花 / 30
- 七、黄仲虎投笔从戎 / 37
- 八、小花参加了新四军 / 41
- 九、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 / 47
- 十、凯旋还乡谈抗战 / 52
- 十一、抗日英雄喜结良缘 / 58
- 十二、黄家祖辈的终结 / 64
- 十三、祺东县解放了 / 69
- 十四、一件揪心之事 / 74
- 十五、“老天不长眼……” / 78
- 十六、刘备一针见效 / 90
- 十七、黄仲虎不知如何“勾结美帝” / 95
- 十八、可能吞下了“癞蛤蟆” / 100

- 十九、老革命成了“走资派” / 106
- 二十、林永生的恋爱 / 110
- 二十一、腹水冲垮林宋恋 / 115
- 二十二、杨医生游说工宣队 / 124
- 二十三、两场讨论会 / 129
- 二十四、可能是世界第 1 例 / 136
- 二十五、做医生要有悟性 / 141
- 二十六、龚惠斌彻底服了“甲胎蛋白” / 145
- 二十七、黄家人多数被乙肝病毒感染 / 154
- 二十八、徐教授解释乙肝指标 / 158
- 二十九、徐明颖铁心要嫁黄兴家 / 162
- 三十、林永亨进了拘留所 / 166
- 三十一、福建这边的乙肝信息 / 173
- 三十二、唐教授话说“小肝癌” / 176
- 三十三、黄兴家巧释抗病毒治疗 / 179
- 三十四、施志凰与“不大多” / 183
- 三十五、悲壮的抗争 / 187
- 三十六、林永生绝处逢生 / 193
- 三十七、黄兴家答记者问 / 196
- 三十八、“饿死”肝癌细胞 / 204
- 三十九、仲虎与麦克再合影 / 209
- 四十、一席话茅塞顿开 / 215
- 四十一、大宝果园硕果累累 / 219
- 四十二、这人也是个亲戚 / 226
- 四十三、张建华的一家子 / 231
- 四十四、胖表哥患了肝癌 / 236

- 四十五、张科长何幸运 / 240
- 四十六、用药治癌如打靶 / 244
- 四十七、王德芬之恋 / 249
- 四十八、黄兴家喜获大奖 / 259
- 四十九、台商前来考察大宝果园 / 263
- 五十、生病也来凑热闹 / 268
- 尾声：李兆辉写了一本书 / 275

一、穷人做个美梦都难

天空呈一抹铅灰色，整个苍穹就像是要塌下来的样子。远处是无边的大海，这海水也是十分的灰暗，没有点点白帆，也没有海鸥翱翔，海浪弄出阵阵单调的涛声，越发让人感到如死般的沉寂。海滩上散落几间小茅屋，此外便是一片荒野。一眼望去，视线没有任何阻挡。几丛枯萎的芦苇在寒风中抖索，地上发白，除了几根稀松的枯草，连灰沙都少有。几只寒鸦飞过，无枝可依，呀呀地叫了几声，又飞走了。

一阵北风吹过，寒气从破棉袄敞开的领口直往下钻，小顺子不由地拉了一下领口，才意识到这棉袄的衣领前年就坏了，去年已经熬过了一冬，今年看来还得靠它熬过这冬天。小顺子紧了紧系在腰里的带子，意思是让这寒气别再往下钻。不过这寒气还是无孔不入，小顺子下身只穿了一条单裤，还赤着脚，裤子上有三个补丁，还是他妈在世的时候补的，还有两个洞，家里连打补丁的破布也没有了。寒气直逼过来，小顺子打了个寒战，脑子里一片空白，他不知道他在这里看什么，也不知道在巴望着看见什么，于是茫茫然本能地又钻进了他的茅屋。

小顺子的茅屋还是他爸在世的时候搭的。十多年前他爸领着他妈,还有一个弟弟、一个妹妹,从五里多远的一个小村子过来开荒,茅屋就是由那边的两个叔伯兄弟帮着搭的。顶上盖的茅草早已被北风卷去过半,余下的也已经霉烂,雨稍大点就直漏水。墙是用芦苇编了涂上泥巴做的,早已千孔百疮,北风呼呼地尽朝里钻。屋子里与外面比较起来,除了更暗些之外,也别无区别。

小顺子觉得肚子有些饿了,赶紧趁着黄昏的余光,把锅里的玉米糊热了一下,就着两根咸菜,吃了一碗下去,得着玉米糊的热气,身上这才觉得回暖了些。天已大黑,月色全无,屋子里伸手不见五指,有一盏破油灯,但是点它做什么呢?小顺子拉一拉破被子,脱下破棉袄再盖在上面,钻进去躺下了。

这日子天天如此地过着,小顺子听他妈说过“人都有命的”。这命是个什么东西,他妈也不知道,只是告诉他:“你就是过这个苦日子的命。”所以他躺下来也不想什么,慢慢地,被子里有了点热气,也就睡着了。

依稀间他好像看见他妈了,不过好像与平日愁苦的面容不同,却是笑嘻嘻的样子,她身后还有个女孩子,梳着一根大辫子,低着头站在那里,仔细看看,又不是他妹妹。

他妈说:“就只有她不嫌我们家穷,你们就一块儿过吧。”

说罢,他妈就不见了,小顺子看着这女子,一阵欢喜。正想伸手去拉她,忽然咣啷一响,大风把原本已经摇摇欲坠的一扇小窗子吹落下来,寒风直灌了进来,小顺子惊醒过来,原来却是黄粱一梦。老天真是不公,穷人连做个美梦都难。

这小顺子本姓黄,据他爸说,他们本也不是此地人,早先住在省城附近的乡下,种两亩薄田聊以为生,但后来家里人口渐多,田亩既不能增多,收成也无法增加,只好靠给大户人家打工换口饭

吃。哪知长毛造反，长毛的大王在省城坐了金銮殿。皇上派“铁公鸡”带兵攻打，这兵就住在他们村上，大户被长毛杀了，他们家的两间破房子被“铁公鸡”的兵做了马房。天天打仗，一家人实在无处安生，于是祖父带了祖母和三儿、一女以及一个尚未结婚成家的小兄弟逃了出来。

不过到处兵荒马乱，处处不得安生。一路上饥寒交迫，祖父母只好把那个女儿给了人家做童养媳，以求活路。祖母在路上饿死了，一个小儿子连饿带病也死在路上。只剩下祖父兄弟二人和他爸兄弟二人活着到了此地。四个男人在一片海边的荒滩上搭了个窝棚，开荒种地。开荒种地的艰难不去说了，哪知此地碱性过重，不长稻谷，只能种些玉米、花生、山芋、南瓜之类，聊以果腹。唯一的好处只是此地荒无人烟，官府不管，盗贼不侵，当然也无钱可收、无物可盗。几年过后，又陆续来了几户人家，有的是避战乱，有的是逃水灾，反正在家乡没了活路，便也从凤阳、盐阜一带逃荒而来，大家互相照应，相依为命。

又过了几年，盖起了几间茅屋，逃荒来的女子嫁了男人，逐渐形成了一个小村子。生活方才稍为安定，他祖父却一病不起，也不知是什么病，只是说肚子胀。大家都觉得奇怪，这年头听惯的话是肚子饿，这饭也吃不饱的人，怎么会肚子胀呢？不过自此祖父就不吃东西，没几天也就一命归西了，那年其实也只40多岁而已。叔祖父倒是在此结婚成家了，又过了几年他爸遇上了也是逃荒来的他妈，生下了他们兄弟姐妹4人。只可惜他那小叔叔，二十出头那年连续发了几天烧，烧到说胡话，没几天也就死了。

这个源于4个姓黄的男人搭窝棚的小村子，姑且称之为黄家村吧。尽管自然环境甚差，人们胼手胝足开点荒地，所产不过聊以果腹而已，或者克扣点口粮，换点油盐，艰难生存。贫困又常伴着

疾病,既贫且病,无医无药,几乎一病即死。

但如今却人丁兴旺起来,原来这也是生物学上的一条规律:母体尽管羸弱,但为了物种的绵延,生育能力不减,而且越是生存环境恶劣,幼体易于夭折,母体的生育能力越强。所以黄家村在严酷的生存条件之下,人丁却旺盛了起来。别姓的不说,黄姓的、和小顺子祖父一起逃荒出来的叔祖父,在此结婚生子,几年工夫已是一家7口,小顺子他爸这一家也是6口人了。后来过来的张家,一家也是6口,王家5口,沈家4口,陈家4口,大大小小三十多口人靠村子附近的这点地如何养得活?慢慢地,为了争地,开始有了点矛盾,男人闷在心里,女人挂在嘴上了。

小顺子他爸为人忠厚,这村子里一家是他叔父家,老长辈还在,得让他三分,张家原籍也是省城附近的,说起来也还沾点亲,而且辈分也不低。想来想去,也不过就是再去开点生荒吧,于是决定带了家小,到五里多路之外的此地落脚开荒。他叔父知道了,就让他两个堂兄弟帮他在这里搭了两间茅屋,表面上是帮他这个侄子,事实上也是让他别再回去了的意思。

小顺子他爸一家迁到这生荒之地,拼死拼活地开荒种地,总算也活了下来,只是最小的一个女儿发了两天烧,也就死了,他妈哭了一天,拿个芦席卷起来埋了。到第四年他爸一病不起,吐了一大盆的血,也一命呜呼了。

男人一死,这家人的天也就塌了。他妈哭得死去活来,黄家村的亲戚过来帮忙办了后事,在十里开外的回龙镇上买了一口薄皮棺材,把他爸下葬了,就葬在茅屋后面,还堆了一个小坟头。

小顺子他妈领着3个子女,孤儿寡母实在难以生存,只好把一个女儿就给了回龙镇上棺材店老板家做了童养媳。哪知祸不单行,小顺子的弟弟叫小柱子的,看见有人下河摸鱼,也想去摸两条,

拿回去让母亲烧点汤吃,也算是尽点孝心。哪里知道下得河去脚下一滑,跌了下去再也爬不上来,等到被人发现,捞了上来,早已命赴黄泉。那年小柱子也才12岁,小顺子妈哭了三天三夜,但人死不能复生,也只能找张芦席卷埋在他爸坟边。

家里接连经历了祸事,倒让小顺子一下子懂事许多,小顺子16岁,竟懂得安慰他妈说:“妈妈不哭,我会养你。”

果然小顺子挑起了一应农活,妈妈也帮着干活,还养了几只鸡,有一年还养了一头猪,只是人吃得都不周全,猪有什么吃的?养了几个月,也不长膘,眼看年底到了,过了年就更难卖了,母亲只好把它拿到回龙镇上卖了。又顺便到棺材店老板家偷偷地看了看女儿,母女两个不免又是流了许多眼泪。卖了小猪的钱换了几尺布、两斤棉花,回来给小顺子做了件棉袄。

孤儿寡母苦苦地又熬了好几年,两间茅屋也塌了一间。一年开春,小顺子他妈忽然得了个黄疸病,全身发黄,不吃东西,不过几天,也就撒手西去了。小顺子赶紧去黄家村报了丧,又去回龙镇告诉了妹妹。他妹妹这时已经圆了房,妹妹的公公知道了这事,想想也算是亲家,于是便叫店里伙计抬了口薄皮棺材送了过来,还给了几吊钱,叫儿媳妇回家把个丧事办了。

二、天上掉下个老婆来

娘、老子都死了，小顺子孤家寡人一个，守着一间破茅屋，种着两亩薄田，收些玉米、山芋吃着活命。

十多年前小顺子他爸来此开荒，是因为黄家村地少人多，需要把人口分流的缘故。自他爸在此活下来之后，黄家村的张家、沈家也有人分流到此，而且几十里路之外一个县里的当地农户，也是因为人多地少，也陆续有人来此开荒。不过原本并不熟悉，加上语言上还有些不通，比如当地人，头不叫头，而叫“头瓣”，脚不叫脚，叫“脚骨朗”，所以两拨人并无多少沟通。不过好在荒滩上有的是地，大家各开各的荒，各走各的路，各不相干，连搭的茅草房子也分开了一些距离。

黄家村的外来人口，千辛万苦逃到此地，过着基本上与世隔绝的生活，但知春夏秋冬，不知光绪宣统。甲午战败，联军进京，他们一概不知，皇帝没有带给他们任何好处，皇帝家的事他们也一概不管，他们也管不了。不过当地迁移过来的农民中有一个把略有见识的，说是通州城里出了个张状元，说：

“啊呀呀，真是好得来，选个张状元一不招驸马，二不

做大官，只管教人种棉花，收了棉花可以卖铜钲，日脚就好过了。”

众人听说能过好日子，自然问他这棉花如何种法，哪知一问三不知，他也不知道。众人听过也就罢了，仍然回家喝玉米糊去了。

那年春上，一天下午，黄家村小顺子的一个本家兄弟，也就是他爸一个堂兄弟的儿子，名叫小三子的，兴冲冲地跑来对他说：

“二婶叫你去一趟”，说罢还做了个鬼脸。

小顺子拔脚就要走，小三子却说：

“换件衣裳吵。”小顺子不解其意，也无衣裳可换，还是穿了那件破棉袄，穿了双右脚前面有个洞、左脚后跟裂了个口子的布鞋，跟小三子来见他二婶。

他二叔家也不宽裕，有三间草房，当中一间放了张方桌子，几把条凳，二叔坐在一旁抽旱烟，二婶问他吃过中饭没有，答是吃过了。问吃什么，答是煮山芋。又问收的玉米还有吗，答还有些。问够吃吗，答够了。

原来小顺子娘死后，他一个人种两亩地，收点玉米、山芋，一个人吃倒是够了，有时还有点余粮。二婶看着小顺子身上的破裤子，故意问他：

“你今年几岁了？”

小顺子想了想：“大概二十四了吧。”

“裤子破了怎么也不补一补？”

小顺子憨厚地笑了一笑，无言以对了。

二婶起身走到隔壁房间里去，一会儿领出一老一少两个女人来，老的也不过四十开外，头发已经半白，身上穿了一件大襟的蓝布褂子，打了三四个补丁。小的十七八岁，倒也眉清目秀，梳了根大辫子，穿了件青灰色的对襟的褂子，一条扎脚的黑裤子，都打过补丁，但也洗得干干净净，长着一双半大的脚，低着头

站在那里。

二婶让小顺子叫那老的女人“妈”。小顺子有点蒙,但还是顺从地叫了声妈。老女人摸了摸小顺子的头,叫了声:

“乖乖。”

“把我家二丫头,给你做老婆吧,好不好?”

这时二叔摆出个家里长辈的样子来了,说道:

“还有什么好不好,就这么定了。还不快点给丈母叩头。”

小顺子这才弄清楚今天是来订亲的,忽然想起几个月前他妈是给他托梦了,必定是他妈在阴间保佑,于是赶紧趴下给丈母叩了三个头。这二丫头倒也灵巧,马上跟着也给她妈叩了三个头,算是叩谢养育之恩了。

二叔喉咙里吭了两声,二婶忙说:

“还要给黄家长辈叩头。”二叔也就朝上坐了,二丫头拉着小顺子给二叔、二婶也叩了三个头。二婶又说:

“你们是明媒正娶,我和你二叔就是媒人,你们也要叩头的。”二丫头拉着小顺子又朝二叔、婶婶再叩了三个头。

这时候二叔家的几个孩子大菊、小菊、小三子、小四子都来看热闹了。二婶把他们都赶走,叫大菊去捉只鸡杀了,叫小菊去地里挖些青菜,是要给这侄儿办喜酒了。

乘这当口,二婶对小顺子说了:

“二丫头给你了,她老娘以后也要靠你养老了,你情愿不情愿?”

小顺子忙说:“情愿、情愿。”

二叔说:“情愿就好,她娘也不会白吃你闲饭的。”又吩咐道:“在屋基上,搭个披子起来让你丈母住。”小顺子自然满口答应。

当晚就在二叔家吃了晚饭,二叔还喝了点叫“老白酒”的米酒。

二叔乘着酒兴对小顺子说：

“你是我们黄家的子孙，你爸死了，我替你做主，办了这门亲事，了了我的心愿，也对得住你爸了。以后你们自己好好过日子吧。”

二叔一席话也是肺腑之言，只是小顺子平素本也讷于语言，这也难怪，自他妈死后，这几年他一人独居，已经无人说话了。此刻又因为忽然天上掉下个老婆来，满心欢喜，也不知说什么好了。倒是这二丫头果然伶俐，认为刚才叩了许多头，就算是拜过堂了，既然拜过堂，她就是小顺子的人了，见小顺子不知说什么好，竟替他答道：

“二叔、二婶放心，我和顺子哥哥一定好好过。”

这时小顺子才回过神来，接着说：“一定、一定好好过。”

这天下午连着傍晚，这贫穷的小村子里真是遇上了难得的好事：光棍小顺子二十四岁终于娶了老婆。黄家二叔为侄子讨了个媳妇，就像他说的：也算对得起他这堂房哥哥了。他这婶婶心里也高兴，因为这二丫头家本是她娘家的一房远亲，目前母女两个已经陷入绝境，这也算是一个蛮好的出路了。二丫头这边，母女从此也有了个依靠，真是件皆大欢喜的事。

原来这二丫头一家本是安徽凤阳那一带的人，别看这凤阳还出过真命天子朱洪武，但是淮河一直闹水灾，这年大水淹了房子、冲了田，当地的人实在活不下去了，只好出来逃荒。二丫头父母因为听说有个亲戚在此落脚，便也在前年逃到此地，夫妻两个，一儿一女，本来还有个小子，但在逃荒的路上被兵老爷的马撞死了。哪知逃到此地搭了个芦席棚子住下来不久，二丫头爹也不知生了个什么病，吐了几口血就一命呜呼了，一家人哭得天昏地黑，弄了几块薄板钉了一个盒子埋了。

一家人的希望寄托在十六岁的儿子身上，这儿子倒也懂事，也肯吃苦，可惜祸不单行，第二年春上得了个黄疸病，半个月不到也就咽气了，这下子她妈绝望了，终日以泪洗面，虽然二丫头一再劝慰，终是难解心结。最后二丫头懂她妈的意思了，跟她妈说：

“大不了我不嫁人就是了，男人能做的我也能做，我来给你养老送终。”

她这一说她妈倒是想到，这丫头十八岁了，招个上门女婿吧。转而一想，这家里一无田地、二无房产，有哪个愿意来做这个上门女婿呢？为了自己，不让女儿出嫁，要被旁人骂死，但女儿嫁了，自己一个老太婆在这世上怎么个活法？甚至想到还不如死了算了。

这黄家的二婶是她家远亲，看着这二丫头一天天长大，吃了上顿没下顿，也十分同情，但是看她与她妈相依为命，也不好硬出头把这丫头嫁了，也曾有人来说过媒，二丫头一概回绝：“不嫁、不嫁。”

齐巧，有一天，又说起二丫头家要断炊了，二婶想再周济她们一点，跟二叔说了，二叔也很觉得为难，说：

“老话说得好，叫救急不救穷，这样下去总不是办法……”

也不知道哪来的巧思，他忽然想到：何不把这二丫头说给小顺子，小顺子的娘、老子都死了，二丫头嫁过去连她妈也带过去，两家并做一家，也不过三口人，种几亩田，养点鸡，也许能活命。于是说给二婶听，二婶一听，直怪她老头子“怎么不早说”。

于是二婶拎了几斤玉米过来看她这亲戚了，并且把她老头子的妙计告诉二丫头她妈。她妈一听，觉得也有道理，女儿嫁到别人家去，公婆双全的或两缺一的，都无她容身之地。小顺子无爹、无娘，她去以后帮他们照顾儿孙也是好的。只是担心，这女婿讨个老

婆还带个丈母来，不知愿不愿意。二婶说这小顺子为人忠厚老实，没有问题的。于是便又向二丫头说了，二丫头听说还能带着她妈去一起过，便也答应了。二丫头家里濒于断炊，于是二婶说做就做，第二天便成了这桩美事。

当天晚饭之后，小夫妻两个又朝两家的长辈叩了个头，就要走了。二丫头她妈说不出是喜是悲，直流眼泪，送走了女儿、女婿。

小顺子下午出门时还是个光棍，晚上回家时却带了个老婆回来，这天晚上就算是他们的洞房花烛夜了，自是说不出的欢喜。两人摸黑进了茅屋，小顺子点起油灯，要在灯下仔细看看老婆的样子。

女孩子总是有些心高，二丫头看见小顺子家徒四壁，也只好自叹命苦。不过这丫头还是很明事理，满意于她这一嫁还能为她妈养老送终，想想天下这样的好事确也不多，又看小顺子身强力壮，一脸憨厚的样子，便横下心来要扶持丈夫慢慢把日子过好。

一夜恩爱自不必说，第二天一早，小夫妻俩喝了点玉米糊，就忙着清理屋基，要给丈母搭房子了。她妈不放心女儿，一早也就带了女儿的两件旧衣裳摸了过来。二叔又叫小三子过来帮忙，还把家里也不知什么地方拆下来的一段旧木料扛了过来。

这边的邻居多是些本地人，虽说不很亲近，但听说光棍小顺子讨了个娘子，都过来看新娘子了。又知道他家要搭一个小披子，给丈母娘住，都说小顺子良心好。穷人都愿意帮穷人的忙，就有个会做些木匠活的，拿了锯子、斧头来帮忙，也有拿出两块木板给小顺子做门的，有帮助去海边砍芦苇、割茅草的，反正众人拾柴火焰高，依着原来茅屋的山墙，一个刚能容身的、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小草房，两三天工夫也就搭了起来。乘这机会，又把多下来的一些茅草加到原来旧屋的屋顶上去，旧屋墙上的洞又用泥巴封了起来。